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第三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訂義註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疏此一節論司徒修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修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

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敬之心哀恤孤

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
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
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
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
絀惡總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
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
除也自命鄉論至日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
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
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
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

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畢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是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于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訂義註帥循也司徒使卿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皆朝者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者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專從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郊於學遠郊

之外曰遂遂大夫学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

又為習禮於遂之學疏五鄉偽司徒者六卿大大皆司徒就理目禮鄉皆

偽也官是鄉偽司徒也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
師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者老皆張會
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曰於鄉學內為此不鄉數
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三上功又於鄉學
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盡啟使
不助教之人說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盡則
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後之士與在
鄉射飲酒州行事焉使後士與之以為榮恐者
宦之而自勵此言國之儀士則非惟鄉內之人
總言書老其數則眾敢知致法及鄉中老賢致
仕鄉中老皆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
飲酒云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
致上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
有郊王之賢故云郊循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
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當在黨學恐此
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云鄉謂飲酒禮也

者言經中習射謂飲酒若此鄉既有上鄉文故知課鄉飲酒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按黨正云國家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酒於序以正齒位按學記一年視鄉絰辨志年視族業樂序五年視傳習視帥七年視論取反謂之小成九年知類迫達上云命鄉簡帥教肯謂初入學一年之終蘭不帥教教很人為之習射習鄉比註云中年考校不而又不中猶閭也謂閭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年之更蘭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為之習禮閭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逆者七年之時故註云又中年移之逆閭六年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速方者謂九年時註不云閭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酒云閭年也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疏此郊謂郊上功習鄉上遙故經云如初

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按司馬法曰百里郊

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以二百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遂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師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而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

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嚴陵方氏曰移者屬之改屏則棄之陳氏集說曰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廷華案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皆曰鄉此記由庠移之郊則庠以近郊言郊則遠郊之庠耳其遠郊有不帥教者則竟移之遂可知俊士則下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者蓋

以大成之士亦之準也樂正不帥而司徒帥之
者鄉學司徒主之也以上簡不肖之事
疑義註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者疏書傳畧說
云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也初時耆老聚會
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黨學習鄉習
射各在一處習鄉則不得同日也按州長職云
春秋而射於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
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
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
學得為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鮮習射之處也

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廷華案不循教所該甚廣孝弟雖重然未盡也太師少師及不上齒位說鄉飲酒禮案詳之此記習射習鄉皆在庠分之州黨非也不立州學說尤舛又記明言左右鄉爲以國內言之至學必在本鄉庶便於就教豈有民在近郊郊外學

乃在近郊之理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訂義註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俊士可使習禮者廷華業具說混

姑存之學大學不征不給具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疏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雅在鄉令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具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材藝此雅升名司

徒未鄉百舉入官也拔鄉大大云三年明大比
致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
貢者以卿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
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齊則下文云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古於王而升諸司為日造士
俊據鄉人故三年為衆此據者故學中年考試
毅周同也然此以其此中年舉者為說禮鄉大
夫三年樂者周法大義非也校內則云二十而
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日選俊之今年以二十
故可始習禮云學適學昔投尚書周肆云王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又書肆容說餘　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其卿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
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
已征謂力役故云不給錄役此錄役者供學及
司徒細卒之錄役也足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
諸司徒則不征於卿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
皆免其疏役者是為造成之士則能習禮則為
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為成士然習
禮必年二十校書肆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

八入大學照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
為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
則亦早能習之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苟
之類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
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
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類出於選士不安
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
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於人之名也陳氏
集說曰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繇役而猶給徭
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
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疑義疏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
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役以藝業未成次云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雖
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徭役也若其學業
既成免其繇役

廷華案記明言不征於鄉焉得曰猶給鄉之役
明言不征於司徒焉得曰猶給司徒之役是當
以陳說正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宋易二十爲十八其說可疑姑存以備參順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之言者皆以其術相成皆造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疏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
官教胄子之義孔註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
卿大夫元士之子云為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
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教暢
義理贊明旨趣決學者知之引尚書陳曰以下
書律署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
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許教之
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
之道路謂之術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
教禮春教樂冬夏教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
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發亦陽也所以詩得為
春者詩是樂章詩之文莊以樂聲籥之故為舂
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
為陰故大齊云春釋蔡合舞秋領學合聲是也
合聲是也就舞之中聲動甚者屬陽聲動靜者
爲陰鼓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千弋秋冬學羽籥
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首書者
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
首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
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

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將時而闕交互之言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為偏主耳皆以四術成之所經皆通焉謂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天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長幼受學則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陳氏集說曰皆造皆來受教於樂正也案此一說並存之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訂義註此所謂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舉謂去食樂重棄人焚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疏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焉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

也昔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之中年號校聰此亦中年考校故也知九年若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卿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按漢書云而南有使爽知非被爽而讀為偏若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爽名是寄托之意則使亦非而方爽名故以偏寄於爽狀也云不屏之於南北為其大遠皆設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十里東西九十里又帝王世紀南北燕三十三百六十八里東而九十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思爾皆南北長東西延故鄭此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廷華案民兩升

乃入大學未必不師教故註止以國子言之但俊秀少年未大成或變師為不師亦未可定但既經兩升故亦優之與國子等耳似不當止言

國子也又記言東西不言南北故註為是言愚疑不言南北葢東西可以概之耳若據疏所引漢書諸說則東西九十里亦非不遠也今姑存註說而附此以待參

疑義疏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

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註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

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
餘亦可知也
廷華案此本泛言不當糾纏三代之學況四代
之學本非確論特傳註自為之辭耳執此為說
徒見支離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官材論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訂義註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
士可進受爵祿定論謂各署其所長爵命之疏此

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焉之但文不具耳

疏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進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

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于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任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

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
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
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
疑義註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官使之試守
廷華案記不過謂論其材之可官與否疏說甚
明也註對舉言之徒滋剌繆試守字亦未分曉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訂義註葬以士以不任大夫也（疏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仕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註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廷華案廢黜猶葬以士禮此見先王待士之

厚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訂義註衆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疏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衆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出以為伍兩卒旅軍

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陳氏集說曰發師旅之役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訂義註羸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祝史以下言技謂此七者不貳不移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疏七者謂祝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也月所以不試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

之事非但欲伏來事亦爲技藝賤濟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疏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羸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

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為
力𣤽抜不止於射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
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
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
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
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
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
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
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
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

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已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陳氏集說曰適四方者四方惟所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訂義註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

為罪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從重者雖是罪可重猶赦之疏按周禮司刺云一刺曰訊羣臣所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赦犯罪之人其一問可赦與否於羣臣舉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赦與否於羣吏舉吏謂府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于庶人族人謂舊姓衆未說皆此三刺雖以赦爲本其被刑不赦者亦當問之言意也簡識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試貫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比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吏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

疏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刺故必須三

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今赦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論作論註即或為則

訂義註制斷也即就也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

心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疏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陳氏集說曰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疑義註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鄭罰謂過人罰
人疏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
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
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
廷笨案此不如作倫理字之當鄭罰謂斷人過
失以行罰也過人說不可曉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氾又作汎

訂義註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盡盡其情小大猶輕重也行故事曰比疏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赦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

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犯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汎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宥）

訂義註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

會其期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疏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令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周禮鄉師之屬主職聽於朝是鄉士又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為漢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知令刺參即是因之狀辦為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刺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右平罷民焉右師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也云云左九棘卿大夫位焉羣士左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庶衆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原成以為此外朝位在羣門內庫門之外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

正共平之昔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入相參
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
云周禮王欲兕之乃命三公會具則者按同禮
鄉士掌六卿之獄若欲兕之則王會其期遂士
掌六遂之獄若欲兕之則王命三公會其則縣
士掌野獄若欲兕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
士職文也獨衆遂士三公會具則者以督云王
命三公故衆遂士言之衆中以見上下則六鄉
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
告於王也此一肯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
云識審也不審若仇盟當報甲見乙以爲甲而
救之者過夫者若衆力欲所伐而狀中人若遺
忘告附惟得忘有人在爲而以兵矣使附之王
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王事肯之若不當三
事政造罪者
然後制刑
疏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衆罪人之
辭已成定也吏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
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

聽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誤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其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

疑義疏王制多是假法秦則放假置之
廷華棄王制注凡與周禮別者多以夏殷言蓋
臆說耳此疏又謂秦放殷置則誕甚矣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
訂義註無赦者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變更
也疏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侀體
之侀訓此刑罰之刑以為侀體之侀言刑罰之
刑加人侀體又云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
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

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訂義註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
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
禁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
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偽之屬皆謂虛

華撓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之屬令時特喪葬

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不以聽為

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

疏若巫蠱及俗禁者被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织太子見上年老欲太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誅太子為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讒太子於帝帝日臣親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帝以鉞判之太子以日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政忠逆遣丞相劉屈覺將兵代太子太子忌亂於湖縣民間而藏後事驗太子逆日殺而死於具庭壺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囹立園陵於湖縣故恩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哀之君故左謗云皿蠱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哀於人俗禁皆告前漢張味行辟及文淫漢吉邪躬濮有陳洎子昔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淫脊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術為淫聲云之屬昔則桀閭濮上之音故樂記云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接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虔註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窆謂之奇器啟奇技奇器總謂般也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傅而澤是捉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假者謂令時之人持執此喪葬蘩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眾妄陳禍福狠說妖祥蘩謂亘墻蓋謂合字

疏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行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

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為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為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為逆凡此非特疑於衆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

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為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為偽學不順其是則為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為假九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衆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偽學順而非皆所自為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辯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陳氏集說曰剖析

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或於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曰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偽而辯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逞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

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烏程姚氏曰亂名者亂其名也是干名犯義之人改作者改其作也是作聰明變舊章之人學學習也順順習也學習其非理者却以涉獵濟其奸順習其非為者却以文飾掩其惡此是極奸險之惡人故不待聽而誅行偽言偽學非順非猶可恕也而堅而辯而博而潤不可恕也孔子誅少正卯正是此意假鬼神時日卜筮是令假降邪術私習天文妖書妖言以惑衆者人皆知亂政

之可惡不知作為淫巧習為奸偽設為妖妄以惑衆心者其惡與亂政者等也故槩殺以絕其禍皆不待聽而誅

凡執禁以齊衆不過赦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中竹仲反

訂義註不過赦亦為人將易犯主壁金璋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等不粥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大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等不粥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不時不熟物未成不利人不中伐者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中殺者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鱉蜃關竟上門譏呵察疏言主壁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濫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布帛

精蠡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
升之類是也廣挾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閑
鄭註周禮引逑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為尺鄭
註四雷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予夫未相
飲食呂者既夕禮文既夕欲杆之屬即飲食器
也錦文珠上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亦氏以奢
飲食不粥者不示氏以貪此衣服飲食與味玉
連文㲉華賞者不得粥之恐氏貧若舜常飲食
則得粥之不得犀聚若故周禮司麸云禁屬遊
飲食於市者是也前經主壁金璋之等是貴者
之器故註云非氏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具名
位畢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
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氏以
奢也前文主壁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師
璋也皇氏以為用金為即璋投定本璋字從玉
主壁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日璽未有稱璋皇氏
之義非也仲冬斬陽木周禮山虞文鄭註云陽
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
濡調閑執禁上識禁異服識異言者司閑之官
執此成禁書以幾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識

禁此身者異服之人又記識曰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長樂劉氏曰此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嚴陵方氏曰金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錦文猶月令之文繡爲程姚氏曰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於未然則必不陷於刑辟矣故因論刑併及之圭璧金璋是重寶命服命車是名器宗廟之器非所常用者犧牲非所常畜者戎器非所常御者故禁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是錦文珠玉以成其器者衣服飲食此民生日用之需也何以不粥於市曰唯其爲民生日用

之需也粥衣服則寒暖循不敝其體者矣粥飲食則朝夕有不贍其口者矣偶禁不粥正使之皆足於衣食也異服雖非其所作然此亦作異服者之徒也故禁之異言不究將必有潛出入以為奸者故識之識云者窮詰之使無可往也廷華粢譏譏其可粥與否如上所云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訂義註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疏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疏

太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所以諱之惡

天子齊戒受諫

訂義註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疏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從受於諫也知齊戒受諫是歲終首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迎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賀致知諫王當所改為謂改其舊事更為所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依諫王過惡故用正月陳氏集說曰太史奉而進之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廷草柰此

當兼二義故並存之或謂大史所奉似不得言諫日簡記諱惡所以正王之所行非諫而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成之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訂義註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贊王受之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

也百官此三官之屬受受平報也休勞饗養之
成斷計要也疏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
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
按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依對
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
書總要成就按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
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
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
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
周禮明之云從於司會也若以文承上司會質
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
司徒及市亦當受屬官之
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
疏司會以歲之成質於
天子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
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

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徒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徒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中帳目樂正司徒司市當司事少即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

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以
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
於下故在下百官齋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
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
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
故云制國用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 食音寺

訂義註兼用之脩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
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此一節論虞夏殷

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祖父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養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

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
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
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
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
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
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
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
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
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
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

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
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
天子饗之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
九獻是也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
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
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
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
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
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
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

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

疑義疏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為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饗禮亦有飲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

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饗宴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饗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

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為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

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

廷華樂疏舉崔氏燕饗食說其辨甚明乃又以國語立飫為饗是以食為饗也又目謂饗亦並得飲食之是又合燕與食以為饗也且既以王饗親戚諸侯又云親戚賤且不須隆禮但示慈

惠不知諸侯不當謂之賤臣又饗食燕三者惟饗至隆既饗矣而尚得曰不須隆禮浮況饗重禮節燕食則亦慈惠耳如其說則仍以燕食為饗以醉為度亦仍是燕非饗也注下賓客旦夕共食本非禮食烏得雜混言之湛露夜飲亦偶然事若謂同姓必當夜飲則失之矣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訂義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學大學也

疑義註小學在王宮之左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疏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

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前為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疏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虛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註云國

中小學也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
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
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
廷華案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周諸侯制詳
上註改公宮為王宮以為殷制非也老亦不但
死難之父祖但玩記意上三句止就天子言未
句始推之諸侯而天子小學實不在國中豈六
十之養可不在國中之學耶可馴云鄉對國言
則國外凡老者所居之野皆可謂之鄉猶孟子
所謂一鄉善士鄉不必近遠郊之鄉也國中亦

即孟子所謂什一自賦者蓋王城外百里內之
鄉也野外及國中皆有小學而百里內之小學
獨掌於地官鄉則視諸小學為尊故六十升養
於此以優之非王城內又有小學也其說近似
並存之以待參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訂義註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七
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
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
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拜於

地瞽人無目恐其顛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廷華案陳氏集說謂凡拜君命皆然蓋専主養老則不應夾入瞽者也並存之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陟良反

訂義註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疏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異粻者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

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謂常食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

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訂義註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疏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椑不待六十也其椁

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修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訂義註煖温也嚴陵方氏曰五十而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廷平周氏曰孟子曰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皆以食爲先以衣爲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訂義註珍從尊養之陳氏集說曰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訂義註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告存

者每月致膳秩常也有常膳疏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註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常致膳也疏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

訂義註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

疏以上文祇引及杖於家之屬無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說云力故城道之從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為將軍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搓接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利二十云而校五十六而兜六十五已者而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為非鄭駮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從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

給公家之事如令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
胥徒事服里息之閒子其五嵗又何太還之云
胥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息取王制所云力
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至卒也
二者皆勞於胥徒政畢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
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政此五十不從力政祭
義云五十不為旬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
戎又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齊徒又輕政野外
六十五循征之若田部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
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
王城之外夕徒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
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
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說韓氏
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

疑義

註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疏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記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按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廷華案齊喪特之言不必定是主祭宗子說無
謂不孤說尤屬支離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訂義注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謂不能備
弟子禮七十致政退君事陳氏集說曰備服而
已其他禮節不責也

疑義疏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
知是大夫也此謂九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
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
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廷華案士冠禮記註謂殷士不為爵愚據孟子班爵祿篇及此記爵祿皆合大夫與士並言之殷法無考則彼註之紕不必言矣此記出於漢人而以大夫為爵與士冠註等是皆漢人說不足據也大夫不必五十及小功章說士冠禮案詳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疑義註庠序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疏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

於而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序制同具州熏之序則歌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鈞榭內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諸如式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以鄉學亦為庠剳故上文云者老皆朝於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而郊鄉殷異養云三雍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陂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疏此三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

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註王制凋以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

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四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焉即

視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時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陸氏新說曰上下二

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小學非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廷華案四代學制無考以理論之國老當養於

大學庠老當養於小學大學應在內小學應在外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訂義註皇冕屬也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其冠則年追章甫委貌也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

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而已質衣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逐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鄭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后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

廷華案此冠服制未審姑存之註疏以倫疑義註皇畫羽飾焉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疏按周禮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

鳳皇之羽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云周則兼
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
俱玄則與冕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
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
之故養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委追章
甫去說也首被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卽委
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冕
之朝服者卒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
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
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
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莊氏云天
子燕黻內諸侯以緇衣燕黻外諸侯以玄冠諸
侯各以為朝為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
後亦以燕服無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而
以綃若當時康朝服以錫康子不應服之明是
宋人所者故康子借故之宋既朝服以縞祀當
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
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被詩頌弁註
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
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

爛弱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朝服則玄冕素裳也

廷華裔皇本無考註謂冕屬姑存之若以畫羽求合鳳皇之義則未聞有此冕制也至記明言周人玄衣鄭以為周人兼用之據疏謂周既兼用饗食燕之禮故亦兼用其服則傅會矣且曰兼用則周人當合黑衣縞衣而用之而其言兼用也又止曰玄衣素裳則自為矛盾矣況素裳本鄭臆說耶詳士冠禮至記所謂燕衣者蓋燕居之服疑即玄端及深衣之類耳註則以燕衣為朝

服據疏以燕禮用朝服故知燕服為朝服則武斷矣至所謂二王後亦用燕服者說本無據而鄭則自以玉藻季康子之縞衣証之疏為解之曰明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非況空牽合而何且記明言皇收冔冕而鄭乃言皮弁於記義已悖疏又為同姓異姓之說以解之皆任意造作何以訓經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訂義註引戶校年為程姚氏曰首養老二字見三王必盡天下之高年皆養之惟恐或遺之意

廷華案老者有常餼以養之不但飲而已

疑義註引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陳氏集說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廷華案復除即上下記不從征等說但此第言養老則當就養言養不應止以復除言之又養老有乞言之與其與飲者似當擇賢者當之但老者閱歷既久嘉言懿行聞見必言人即不皆賢亦足以乞言之禮何必賢者然後養之況記

第言引年不言甄別則註說詳矣又養老之禮在國則君自行之在外則親民之官分行之何慮不能人人養之耶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訂義註廢廢於人事自從也長樂陳氏曰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

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寛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廢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寛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爲程姚氏曰將徙於諸侯謂自內徙於外自諸侯來徙則自外而徙於內也

疑義疏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寛役少爲人所欲

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廷華桑采地說無謂將從之前為日無多故為三月之後已從則恤之故期年不從征也貪之之說舛矣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昔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本又作鰥

訂義註餼廩也疏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當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

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傾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躃必亦反

訂義註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疏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因

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直鎛注云使擊鍾蘧蒢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修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訂義註道中三途遠別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訂義註隨行以下廣敬也謂於途中任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徒猶空也流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并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寡老者

陳氏集說曰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

也方氏曰徒行謂無來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訂義註造爲也

疑義疏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延平黃裳禮運蓋楷借止者言其所謂不假盖謂非所當用者耳若止以有地無地論則無地者不過力不能具非分不當具何至謂之非禮且

謂之亂況大夫即無地祭器所費幾何而謂其不能具耶若謂分不當具則廟重於器豈有許之立廟而反禁其具器耶蓋孔氏見二文不同故强爲之說如此宜其舛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訂義註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萬億今萬萬也疏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二億有十萬

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致云億令
寸萬尹丈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以數相
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溝云數萬至
萬日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計亦里之方為方百
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
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為九十億
畝令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
當云九十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
書經戲國及泰之世經指錯亂此經上下或億
式萬字相交涉通誤為萬億鄭末計之前書本
既爾鄭史不類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
云此經萬億者即令之萬萬里式以為億數不
淀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
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
億故云萬億但古市雜
審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疏此一節論闊方之法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為畝是

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

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項也濶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訂義註恒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江至衡山荊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

自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千里以下九州之大計也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為近者謂過千里遥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遥近皆放此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一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

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

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日内日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訂義註方百里者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廷華案公田亦在其中曰授民者以皆民耕之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據註四十當作五十

訂義註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

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之時多變亂法度武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十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若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十八尺為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鬻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鬻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十五百步相併為五十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角北長二十五步總南畔所剩之度求西亦長二十五步總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之五步開方東之總積得六百二計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

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攷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氏曰東田即詩所謂南東其畝也疏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二十五畝也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

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下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陳氏集說曰按疏所言亦謂當云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十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五十步不相應里亦以此推之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

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
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訂義疏此論畿外建國之法州別方千里凡千
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九有一百故
云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
云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以百
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
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
十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

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九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五十

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閒田近華菜疏本百徵外九州說删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訂義疏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旣

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為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令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為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二十

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九一個五十里之國則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具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均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関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訂義疏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

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故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之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

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為朝 上于偽反 下直遙反

訂義註 邑給齋戒自潔清之用 疏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之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先王母弟比皆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駮當從許說

疑義註 浴用湯沐用潘 采詳儀禮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訂義註世國家賢也大夫謂天子大夫不世爵

而世祿辟賢也其國謂列國疏知此大夫是天子天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投禮迷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祿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徒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天子大夫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諸侯有為三公則名周是也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令總云為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校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總號

疑義註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

者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疏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註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行其秩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者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廷畢案畿內諸侯本非古制即入為卿士者亦伯有封國正所謂世子世國之諸侯與大夫不世爵不同焉得混而一之詩韎韐亦不足為士

服之証世爵本春秋所識世功官旅亦為姓氏
言之非世爵之謂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訂義註鄉鄉飲酒鄉射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
為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
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陳氏
集說曰六禮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
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
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

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邪有正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大小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

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